

【如是我聞。一時佛在室羅筏城。祇桓精舍。】

上一次我們將六種成就裡面第一種「信成就」介紹出來，今天接著從「我聞」看起，這是六種成就裡面第二種，「聞成就」。『我』是當年結集經藏的人，也就是阿難尊者的自稱。『聞』是指親聞，而不是傳聞。在佛法裡面，我們曉得佛法是講無我的，為什麼經典一開端就有「如是我聞」？這一點必須要做一個介紹和說明。

在佛法裡面講「我」，有四種稱法，第一種「凡夫妄執之我」，凡夫的執著，我們一般人把自己的身稱作我，這是凡夫遍計所執。第二種「外道妄計神我」，外道在它的宗旨裡面也有「我」，但是他那個我比我們凡夫執著這個身的我是要大一些，在二十五諦裡面他講「神我」，所謂神我也就好像我們中國人所講的靈魂。外道也有相當的學問，也有相當的功夫，他曉得這個身是假的，在六道裡面輪迴捨身受身，他知道身不是我，他執著能投胎的神識，他把那個認為是我，這是他自己所見到的。第三種「菩薩隨世假我」，是諸佛菩薩為了教化一切眾生所示現的色身，隨順眾生也稱「我」，不說「我」不好講話，所以這是隨順眾生的稱呼，並不是自己真正有我執，這是我們要明白的。第四種「如來法身真我」，那是說的法身，法身裡面有真我，所以講有常樂我淨，有真我。「如是我聞」，阿難這個我，在四種意義裡面是屬於第三種，是隨順眾生的稱呼。

既然佛門裡面有講真我，什麼叫真我，什麼是假我？怎樣區別法，也必須要說明。佛經裡面「我」這個字的定義是要通達八種自在的意思，所以「我」，我們一般解釋是主宰的意思，是自在的意

思。從主宰與自在的意思，只有法身才有這個意思，才能夠符合這個定義，法身之外實實在在沒有這個定義。諸佛菩薩有大智慧、有大神力，所以能夠隨順一切眾生起種種變化的作用，所以這是隨順說「我」。八種自在也略說一說，這是佛學常識，將來凡是看到經裡面講「我」，都具足這八種意思。

八種自在，第一、「能示現一身為多身」，這叫自在。我們現在是一身不能變成兩個身，這就不自在。佛菩薩有這個能力可以變很多身，這個事情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？佛經裡面我們常常看到，像《梵網經》裡面講的，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能現千百億身。我們也沒有看出來釋迦牟尼佛在當時變了很多身，到很多世界去說法利生，還沒有看到過。實在講釋迦牟尼佛在哪一個世界上都有他，哪一個地區裡頭也都有他，現的樣子可不一樣，不是一模一樣的，為什麼？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，諸位要懂這個道理，是隨心應量，所以他不是用一個面孔來給我們看，釋迦牟尼佛在我們講堂裡我們也不認識。

可是這個事情不是假的，《高僧傳》裡面有記載，是哪一位法師我忘掉，你們諸位去看，但是你今天叫我指出哪一卷我都不曉得，我大概總是在二十多年前看的，有這麼一個印象。有一位印度的法師到我們中國來弘法，他臨回去之前，他認識的人很多，這一家也辭行，那一家也辭行，依依不捨，法師要回國去了。從前那個時候從中國到印度可不容易，不像現在飛機兩個鐘點就到了，不希奇，這個路程差不多要走七、八個月才能走得到。所以在臨行的頭一天就有五百家（大家都沒有約定）請法師，「你明天走，今天我給你餞行，我家裡辦的有好菜請法師，供養法師」。一共有好幾百人家都給他餞行，這一位法師都到了，家家都去，也沒有人曉得。第二天到十里長亭去送行，這些人都送行，「法師真慈悲，昨天中午

在我家裡應供」，那個人說「不對，在我家應供」，他說也不對，在他家應供，結果大家一問的時候，他同一個時候在五百個地方應供，他都在，才曉得這位法師有分身術，他家家都到了，第二天送行的時候人家才曉得。

所以，以一身現多身是做得到，不是做不到的。什麼功夫能做到？諸位曉得六通裡面有神足通，只要你得到神足通你就做到。我們在小乘果位上看，小乘初果有三種神通，須陀洹不要小看他沒什麼了不起，須陀洹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，你心裡動個什麼念頭、想個什麼他都曉得，這在佛法裡是小乘初果，好像我們小學一年級的學生，就有這個本事。本事從哪來的？斷見惑來的，只要你把身見、邊見、見取見、戒取見、邪見這五種見斷掉，你就有這三種能力。二果，再升一級就增加一種神通，二果羅漢也叫羅漢，初果羅漢、二果羅漢是我們平常習慣上稱法，就有宿命通，宿命通就是知道過去未來。到三果羅漢就有神足通，講飛行變化，一身變多身，三果就做到了。

當年印度的高僧在中國弘法，從事於翻譯經典的幾乎都是三果以上，這是中國人有福報。最近我聽到外國人想翻譯經典，學一點中文、學一點梵文、學一點西藏文，他就去翻經去了，諸位想想能不能？自己對於佛法一點都不通，怎麼個翻法？「依文解義，三世佛冤」，照著經文來講解，三世佛都喊冤枉，何況一個對佛法根本就不通的，說文字上能夠通達一點他就能翻得過去，沒有這個道理。諸位想想，我們中國這個「我」，英文也翻成「我」，這個「我」有八種意思，有一身為多身的意思，英文的「我」有這個意思嗎？沒有。把它翻成英文的時候，佛不就流眼淚痛哭流涕？不行，外國人沒有福報。我們大家要好好的修行，認真的去幹，我們祖先有積德，諸佛菩薩都應化在我們中國。我們承先人的遺澤，應當要好

好的發揚光大，要依教修行。

第二、「示現一個身能遍滿大千世界」，身體可以變大，大到什麼程度？大到跟整個宇宙一樣大，有這種能力。第三、「大身輕舉遠到」，很遠的地方，自己一動念頭，身就已經到達，不要坐飛機，也用不著火箭。凡夫坐上太空船到月亮還要三、四天才到，諸佛菩薩十方諸佛國土一動念就到了，比那個速度大得多，這就是輕舉遠到，這個才自在。這個事情可信嗎？可信，不但佛法裡面有，連筆記小說裡面都有，這實在是沒有別的，就是屬於神足通。現在科學家懂得一點常識，能與質可以互相轉變。能量的速度非常大，比光的速度還要大，如果我們有能力把我們這個身體（身體是物質）化為能量，像一道光一樣，一下就到了，就可以遨遊太虛空。一到目的地，我們這個光立刻又變成我們這個身體，這多自在！原子彈來了也不怕，原子彈來，我化一道光，原子彈也不能把光打壞，這多自在！筆記小說裡就有。你要是證得神足通，確實有這個能力。

第四種自在，「能現無量的種類常住在一處」。種種的化身，像諸佛菩薩一樣在我們這個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有六道，六道裡面都化身，無量無邊的化身常住在娑婆世界，他有這個能力。第五種自在是「六根互用」，這要見了性的人才行，沒有見性還做不到，阿羅漢還沒有這個能力。見了性的人每一個根都有六種作用，眼可以看，眼也可以聽，耳可以聽，耳也可以看。你把他眼睛捂起來，耳朵可以看，他全身都可以看、都可以聽，六根互用，《楞嚴經》後面講這個道理，會討論到六根互用的道理。第六種自在，「得一切法如無法想」，這就是心裡面不落印象，在佛法裡說不落種子。不落種子，跟諸位說，是轉阿賴耶成大圓鏡智，不落種子就沒有果報，就沒有生死輪迴，這是大自在。

第七種自在，「說一偈的意思經無量劫」。我們初學講經的人最傷腦筋的就是經本打開沒有話講，要是請得大自在的菩薩來講經，一句經文講無量劫都講不完，含義就這樣的豐富。也許說：一句偈子要講無量劫，不要說無量劫，一句偈子要講三天，我就不來聽了。為什麼？太囉嗦，我受不了。但是我們要曉得，唯有厚積才能夠薄發，一切通達才能夠提綱挈領。所以經論可長可短、可深可淺，這才能夠適合一切眾生的根機。

第八種自在，「身遍一切處猶如虛空」，並不感覺到有累贅，也不會感到煩惱，有身就跟無身一樣的自在，這一種是比擬四空天人的自在。中國古時候聖哲也懂得，懂得這個道理，但是也無可奈何，他也能夠有這麼一點小覺悟，「我有大患」，什麼大患？「我有身」。我要沒有身，一切憂患就沒有了。佛菩薩有身就跟無身一樣，所以說是有四空天人的自在。有這八種自在才叫「我」，想想這八種我們一種都沒有。凡夫，無我，執著這個身是我，沒有樂以為有樂，常樂我淨在凡夫叫四顛倒，諸佛菩薩真正有常樂我淨。這是佛經裡面對「我」說的八種定義。

在此地，阿難尊者是聖人，跡相上示現的是初果須陀洹，實際上他也是大菩薩應化，幫助釋迦牟尼佛來教化眾生。他懂得無我，隨順眾生說「我」，正如同《法華經》裡面所講的「但以假名字，引導於眾生」。這是「我」這個字的意思。《大智度論》裡面，這一個字講三天都講不完。

「聞」是親聞，不是輾轉的傳聞。文殊菩薩在楞嚴會上所講的，「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」，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耳根最利，再深的佛法我們要是能夠常常聽，一定能夠開悟。聽要多聽，要常聽，根性利的聽幾次他就開悟，根性鈍的多聽一定會開悟，要長時期的薰習，有無量的功德。聞的意思我們就少說一點，如果要多說

，今天這一個半鐘點只能講四、五個字，進度太慢，就不再多說，要說起來這個是很不容易。

不但這個「聞」有很深的理論在，怎麼樣你把這個聲音聽進去，這個過程相當的複雜。我們這個身體好像一部機器，外面這個聲音怎麼接受，哪個傳給哪個、哪個傳給哪個，複雜得不得了！諸位要是不怕麻煩，你就去研究唯識，《成唯識論》裡面專門講這個道理，你才曉得六根的作用很複雜。我們人的身心不要看這一點點大，它複雜的程度跟整個大宇宙是相等的。你看太虛空、大宇宙怎麼樣的複雜，我們的身心複雜程度都相等，完全相等。所以我們的身心是個小宇宙，這個小宇宙跟大宇宙是相應的，絕不簡單。你能夠了解自己就能了解宇宙，你了解整個宇宙也就能了解自己，這是屬於菩薩的智慧，道種智。

但是有一點必須說明的，阿難尊者是佛的堂弟，釋迦牟尼佛成道的時候阿難才出生，阿難三十歲的時候才做釋迦牟尼佛的侍者。這樣說起來，佛示現成道就開始講經，阿難三十歲，那就是佛已經說法三十年。佛說法一共是四十九年，已經說了三十年，阿難尊者才當侍者；換句話說，四十九年當中有三十年阿難沒聽到，怎能說是我聞？怎能說是親聞？這在經典裡頭有記載、有說明。阿難出家的時候跟釋迦牟尼佛是有條件的，其中有一條條件，就是要求釋迦牟尼佛把過去三十年所講的經要重複給他講一遍，要不然他不肯出家，有這麼一條。所以經論裡面有講，他不是輾轉傳述，而是釋迦牟尼佛重說的，這是從跡相上看。

實際上說，阿難已經證得甚深三昧，不說也能通達。像六祖惠能大師，不必聽佛菩薩說法都能通達，為什麼？見了性以後，性都相通沒有障礙，所以宗門最重視明心見性。我們要去求學，這個事情太苦了，我們到什麼時候才能把世出世間的學問都學會？可以講

這個事情太難太難！這一門學問學會了，你要不天天去溫習它，「好，我就學那個學問」，那個學問學會了，前面所學的忘掉了，所以你要想世出世間學問都通達，實實在在辦不到。可是不通達又不行，不能解決問題，所以教下都求感應。我老師過去教我求至誠感通，不能從學裡頭去通，學裡頭通不了，學一輩子也沒有辦法通達。至誠就是三昧，就是大定，要從至誠當中求感應、求通達，這是我們凡夫唯一可求的一個方法。

真正要到完全通達必須要修定，我這裡說修定，諸位不要發生誤會，要修定才通達，好了，你從今天晚上回去就盤腿面壁去了，那叫盲修瞎練。你們把六祖能大師講的修禪定的理論與方法多多去念幾遍，所謂「定」是在一切境界裡頭不動心，不起心動念才叫做定；如果在一切境界裡頭還起心動念，那不叫做定，所以定是活的，定不是死的。《金剛經》裡面釋迦牟尼佛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大城乞食」，那都是大定，被須菩提尊者看出苗頭來，讚歎為「希有希有」。希有在哪裡？原來這叫做大定，事事無礙的大定，這是甚深的禪定，自自然然通達。六祖大師實實在在就是得到這種甚深的三昧，所以世出世間一切法、一切道理他沒有不懂。他不認識字，你要對哪部經、哪部論不懂，你念給他聽，他就講給你聽，講得非常高明，一點不錯。所以修定要緊。

我學佛這麼多年，我也走了不少地方，我觀察所得，我覺得今天大家要修定，最好的辦法是背經，背經書就是修定。我不教大家盤腿面壁盲修瞎練修那個定，那個定修得不好修出麻煩，身體修殘廢，走火入魔，一個就變成精神病，要送到瘋人院，那又何苦來！再又說坐的時候不懂得坐的方法，血脈不流通，兩條腿殘廢，像這樣的事情發生過很多，這都是不懂方法，一知半解。背經沒有這個毛病，不會走火入魔。你的心量要大，我發心背《楞嚴經》，《楞

嚴經》能不能背？能背，實際上並不多，只有六萬多字，不算很長，你下決心去背這部書。

你要曉得，背書是修戒定慧。背書時，心裡不起壞念頭，豈不就是諸惡莫作？經書是善中之善，你天天在念它，豈不就是眾善奉行？諸惡莫作、眾善奉行就是修戒律，所以背經書是修戒律，諸位要記住，戒律就是諸惡莫作、眾善奉行。背書要專心，你要不專心就背不好，所以一定要專心，專心就是修定，背書是修禪定，定就是專心，就是一心。當你背誦的時候，經文是字字分明、清清楚楚，這就是修慧。背書是戒定慧統統都修了。你盤腿面壁，戒修了一半，定可以說修了，沒有慧，換句話說，你的功德才二分之一；你要是背經書，功德是百分之百，是完全的。所以我不勸人打坐，我勸人背書。背書可以收百分之百的功德，打坐只能收百分之五十的功德，那還要你坐得好，還要你懂理論、懂方法，不出毛病；否則的話，你收的是反效果，那個麻煩大，所以要發心背書。

經論很多，你喜歡哪一部經論，你就選擇去背。假如你把這一部書要背上三千遍，你就會明心見性，你就會一切都通達。我們在《六祖壇經·機緣品》裡面看到，法達禪師背《法華經》背了三千遍，遇到六祖，幾句話交談之下他就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。人家肚子裡有三千部《法華經》，所以遇到祖師一見面就能開悟，他要沒有三千遍《法華經》，祖師怎麼點他也點不醒。我們如果有三千部《楞嚴經》，我們能不能遇到六祖？遇得到，決定可以遇到；如果沒有三千部，來了沒有用，不能叫你開悟他來幹什麼？這是甚深的禪定，能夠通達一切法。

從本跡上去看，阿難尊者是大權示現，佛與他那些弟子們就跟唱戲一樣，唱給我們看的，個個都是大菩薩、古佛再來，不是真正的須陀洹，也不是真正的阿羅漢。經裡面佛告訴我們，舍利弗、目



犍連都是古佛再來，早就成佛了。不但是聲聞弟子裡面，當時的護法，就像我們這部經講的舍衛國的國王，也是菩薩示現的。經裡面給我們講四地的菩薩，登地的第四地的菩薩，以國王的身分、以宰官的身分、以居士的身分，都來幫助佛弘法利生，都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哪有那麼大的智慧！這就是所謂「一佛出世，千佛擁護」，不是凡夫。凡夫看到你一個人出頭，大家想盡方法來拆台、來扯腿、來障礙你；佛菩薩不是這樣的，你一個人發心弘法，我們大家都幫你忙，盡心盡力來幫你。佛菩薩曉得功德是相等的，功德是圓滿的，彼此都是為了利益眾生、續佛慧命，所以這裡面沒有差別相，是平等的，是一如的。要是懂得這點意思，才曉得阿難尊者原來也是方便示現，幫助釋迦牟尼佛弘法。這個地方稱「我聞」，這是親聞之意，這叫聞成就。

『一時』，這是講時間，說法的時候。我在最初學佛的時候，我對佛經沒有批評也沒有懷疑，佛講的每一句話我都相信，唯獨對這個「一時」我有點不服氣。釋迦牟尼佛是一切智，為什麼不寫哪一年、哪一月、哪一日？為什麼不說明？有些註解上說，因為印度當時國家很多，所用的曆法不相同，佛講經又不一定在一個所在，因此曆法就不好記。這不能叫我信服。不同也沒有關係，後人可以考據，現在你看中國人同時用兩種曆法，有農曆、有陽曆。農曆是夏曆，就是夏商周夏朝的曆，我們現在農曆是用夏朝的曆，夏商周三代的曆法就不一樣，夏曆什麼時間、陽曆什麼時間還是能查得到的。印度當時的曆法再複雜、國家再多，也可以把它記載下來，我們也可以查出來，佛在舍衛國，舍衛國當時用什麼曆法，哪個年代也可以能推得出來，為什麼這麼含糊籠統，「一時」就了事？這是凡夫免不了要起的疑問。

到後來，佛法稍微深入，懂得一點了，才曉得這個「一時」用

得太妙太好了。如果要記載某年某月某日，給諸位說，那是假的不是真的，「一時」是真的。佛依二諦說法，有依真諦，有依俗諦。

「一時」是依真諦，不是依俗諦。諸位要曉得，時間是假的不是真實的，時間是我們錯覺當中所產生的，在百法裡面它屬於不相應行法，這個概念只是一個概念，是個假的概念，不是真的，從什麼地方產生的？從心法、心所法、色法這三種法裡面產生出這個幻覺，所以它不是真實，完全是遍計所執性。我們要是能夠把時間觀念突破，給諸位說，我們就沒有生死，我們也就長生不老。你為什麼會老？因為你有時間觀念你就會老，「又過了一年，我又老了一年」。本來你不老，就是因為你自己念念就把你念老了，為什麼？境隨心轉。假如你的念頭，比如說你今年二十歲學佛，你永遠就記住「我二十歲」，那你年年都二十歲，這個給諸位說，千真萬確的。我二十六歲學佛，到現在還覺得我是二十六歲，永遠就止在這個概念上。

時間是假的不是真的，「一時」是真的。因為「一時」是真的，佛所有的法會我們都能夠親自參加，只要機緣遇到就行了。像智者大師，他老人家是隋朝時候人，隋朝末年，唐朝初年，他是生在隋朝，死在唐朝，這是法華宗第一代的祖師。他也是誦《法華經》，誦到「藥王菩薩本事品」他入定了，在定中他老人家到印度靈鷲山去了，釋迦牟尼佛在那裡講《法華經》，他坐在那裡還聽了好半天才回來。一出定之後，靈山一會儼然未散，他親自參加了。釋迦牟尼佛滅度跟智者大師生在我們中國，相去一千多年，一千多年以後還親自參加釋迦牟尼佛的法會，這是「一時」。如果定了某年某月某日，算了，已經過去了，我沒有分。你要是看到「一時」，我還有分，釋迦牟尼佛講《楞嚴經》那個法會我們也有分，只要你有這個功夫你就有能力去參加，你讀《楞嚴經》，你與楞嚴會就有緣

，有緣、有能力當然可以參加，這是真的。最近我們印的《虛雲老和尚年譜》，你們大家都看到過。老和尚在定中到兜率天去了，聽彌勒菩薩講唯識，彌勒菩薩還對他有很多話交代，還囑咐他很多話，《年譜》裡頭都有說明，這位老和尚不會說假話，不會騙我們，一時。

「一時」是真的，一是真，二就是妄。我們凡夫現在最困難的就是時空我們不能突破，所以我們不能自在，什麼時候把時空突破我們就得大自在。愛因斯坦發明的，空間是四度的，不是三度的，我們覺得很希奇，實際上他知道的很有限。給諸位說，空間是無限度，不止四度，這在甚深禪定裡面都能夠見到，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。「一時」，我就給諸位解釋到此地，這裡面含義非常之深。

下面是主成就，就是說法的主人，是『佛』。凡是經裡面單單說一個「佛」，沒有冠上佛的名號，通常都是指本師釋迦牟尼佛，這叫主成就，說法的主人。釋迦牟尼佛這個名號，在此地簡單給諸位介紹一下，否則的話我們對於這個名號得不到利益，我們學佛不會學。「釋迦牟尼佛」，這五個字都是印度話音譯過來的。「釋迦」兩個字翻成中國的意思就是八德裡面的仁愛，通常古人翻「能仁」，能是有這個能力，仁就是仁慈，我們講得方便一點，諸位容易懂的，就是八德裡面的仁愛。「牟尼」兩個字我們也說方便話，就是清淨的意思，心地清淨一塵不染，經裡面是翻「寂默」，不好懂，我們把它說做清淨心，大家好懂。仁愛再有清淨心，這個仁愛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
我們念釋迦牟尼佛，就要存仁愛之心，就要學清淨的心，所以名是表德的。我們念佛菩薩的名號，要曉得它含什麼意思，取這個意思來改造自己。我有沒有仁愛的心，我有沒有清淨的心？有，我就是釋迦牟尼佛，沒有就不是，名與義要能夠相應，這就叫修行。

所以執持名號，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」，天天念，念了不曉得觀照，念了有什麼用？一天念十萬聲，沒用處。如果你要懂得觀照，一天念一聲都有無量功德，諸位要曉得念佛是這麼念法才管用。《般若經》裡一再提醒我們，依文字起觀照。「南無釋迦牟尼佛」是名字，你要依這個名字起觀照才行。

「南無」也是印度話，是皈依的意思。什麼叫皈依？皈依是指心，我們六根接觸外面六塵境界的時候，我們的心隨著外境跑，皈就是回來，眼見色，對於色不起貪瞋痴，回來了，這叫皈。依是什麼？依靠我們的智慧光明，這叫真正的依，依靠自性裡面的智慧光明。拿《楞嚴經》來講就是捨識用根，皈就是捨識，依就是用根，這叫皈依。根性裡面的德能，能仁就是慈悲，寂默就是禪定、就是智慧，定跟慧是一體的，定就是慧、慧就是定，從定慧當中起的作用就是慈悲，就是能仁，這才能夠利益一切眾生。這一句名號「南無釋迦牟尼佛」是這樣講的，我們念這一句名號要懂得這個意思。要真正能夠皈依我們自性清淨心裡面的定慧起的慈悲作用，救護一切眾生，我們本身就是釋迦牟尼佛。實實在在我們是釋迦牟尼佛，我們迷了，用這句名號把自己釋迦牟尼佛喚醒，喚起來，這是釋迦牟尼佛的本願，這是他的本懷。要曉得用這一個名號喚醒自己本性裡面的釋迦牟尼佛，念一切佛、念一切菩薩都是這個念法，你才有無量功德。

我在講席裡跟諸位說過，佛說的一切經不是說他的經，是我們自性清淨心裡面的「大藏經」，你要能這樣的會歸才有作用，你才會開悟，你對於經論才有親切之感，曉得不是外面的，原來是自己的。你要是把它劃一個界線，那是某佛的、某菩薩的，與我不相干，那糟了，你念一輩子也不會懂，聽一輩子講也聽不懂。學佛貴在直下承當，不拐彎抹角。直下承當就是完全是自己的，諸佛菩薩是

我自性裡面現出來的諸佛菩薩，一切經論也是我自性當中現出來的，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，這樣才能成就，如果不這樣學，給諸位說，那都是佛門裡面的外道，釋迦牟尼佛與阿彌陀佛是我們身外之佛、心外之佛，你就是佛門的外道，心外求法，無有是處。「佛」的意思也不多講，就講到此地。

『在』，經上不用「住」，而用「在」，這個字很有味道。從前做皇帝，皇帝到哪個地方去巡守，叫「行在」，「行在」就是對皇帝的稱呼，為什麼？從前做皇帝，這一個國就是他的家。譬如你家裡房子很大，你在家裡面，你說「我住在某個地方」，不對，你沒離開家，你還說什麼住？你只能說我在客廳、我在房間，在。皇帝，這一國都是他的家，不能說「我今天住北京，明天住南京」，不能說住，只能說在。為什麼？都是他的家。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佛的教化區，佛只有說今天在娑婆世界，明天在忉利天宮，不能說住，「在」就是沒有出自己的家。我們到什麼時候也稱一個「在」？不要再說「我住在某個地方」，一住就小了，這圈圈就小，「在」沒有圈圈、沒有界線。這是講佛這個時候他老人家是在舍衛國。

『室羅筏城，祇桓精舍』，「室羅筏城」是舍衛國城的名字，這是印度話，在《彌陀經》裡面、《金剛經》裡面都翻作「舍衛國」，是一個地方。「室羅筏」跟「舍衛」音差不多，古人翻譯的時候是音譯的，這是處所的成就。室羅筏是印度話，翻成中國的意思是豐德，這是當時憍薩羅國的首都，舍衛大城。稱「舍衛國」是稱它首都的名字，不是國名，這一點諸位要記住，它的國名叫憍薩羅。好像我們現在也有習慣，稱美國有的時候不稱美國，稱華盛頓，稱華盛頓大家也就曉得是稱美國，稱東京就曉得稱日本，稱漢城就曉得稱韓國。經裡這種稱呼很多，稱舍衛國，實際上「舍衛」只是憍薩羅國裡一個城市的名字而已，是它的國都。「室羅筏」就是「

舍衛」，翻譯不一樣，意思是一樣，中國的意思是豐德。豐是指物產豐富，這個地方的物產豐富；德是講人民的知識水準很高，有學問、有道德的人很多，所以佛在這個地方教化，這個地方叫豐德。

過去印度人，印度可以說跟著佛法與中國自古以來的交通就相當密切。印度在古時候稱我們中國叫「支那」，日本稱我們作支那，我們都不懂得支那是什麼意思。支那原來是梵語，意思跟室羅筏差不多，是指我們地方的物產豐富，人民智慧很高，是一種稱讚的稱呼。到後來我們不懂得，以為人家這樣稱我們是瞧不起我們，稱我們作支那國。正如同現在我們佛門裡面，人家外面稱我們和尚，都感覺得很丟人，和尚這個名詞好像是不好聽的。哪裡曉得和尚是印度話，它的意思是親教師，而一般人不懂得這個意思。親教師，親自教我的老師，我才稱他作「和尚」，好像在學校念書，他上過我的課的我才稱他和尚，沒有上過我的課的還當不起這兩個字。在佛門裡面「和尚」是最尊貴的稱呼，不是隨便稱，不是哪一個出家人都能夠當得起這個稱呼，不可以。在一個寺廟裡面只有住持稱和尚，住持以下的不能稱和尚。和尚在一個寺廟是個校長一樣，那一個學校裡校長只有一個，哪有人人都可以稱校長，那這個學校不就大亂！和尚就等於校長一樣。

「祇桓精舍」，這裡頭有很長一段故事，我們也把它省掉不要講了。祇陀太子跟給孤獨長者，他們兩個人有一段因緣，原來佛在王舍城講經，須達多長者到那邊去作客，見到釋迦牟尼佛，對佛非常的佩服、崇敬，就想請佛到自己國家裡面來常住、來講經。但是佛的常隨弟子有一千二百五十五人，你要請他，要請那麼多人去，不是請一個，一個人招待容易，那一請就得請上一千二百五十五人。他是大富長者，所以回國之後就想找一個地方能夠容納這麼多人。找來找去看到太子的花園很適合，祇陀太子的別墅在城外，風景

也非常美，地方也很大。看中這個地方，就跟太子商量，「我要請釋迦牟尼佛到這邊來講經弘法，他的弟子那麼多，你這個地方招待他們很適合」，就想跟太子買這個地方。太子當然不願意，幾番的討價還價，太子看他的心很誠，故意跟他開個玩笑，聽說你家的財富很多，你家藏的黃金不少，你要是能把你家的黃金鋪我這個地，鋪多少賣多少給你。須達多長者真的就把家裡黃金搬出來鋪地，祇陀太子一看，看呆了，心裡一想，釋迦牟尼佛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，要不然須達多不會幹這個傻事情。於是就跟須達多講，「算了算了，請他可以，功德我們兩個人做」。須達多說，「不行，我一個人做，我功德不給你」。祇陀太子想了一想，「那不行，你黃金鋪地可以，這個樹木花草是我培養的，我統統把它砍掉，我這個不賣你總可以吧！我賣給你的是地」。那要把樹木花草都砍光，這個地剩下荒地，那有什麼意思！這樣一來須達多沒有辦法，「好，功德平分好了」。就是兩個人做功德主，這是「黃金布地」的掌故。《大般若經》也在舍衛國講的，那上面寫得很詳細，很有趣味的一段故事，我們在這裡也不必說了。處所的成就。

【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】

這一句是眾成就。這個地方的『眾』是常隨眾，在佛經裡面通常都是列常隨眾，因為他們是固定的，每一會都參加。除他們之外當然還有許多人也參加，後面一項一項也都給我們列出來。這就是六種成就具足了。此地特別要注意到的，比丘冠上一個大，『大比丘』不是普通的比丘，與後來歎德裡面有互相照應之處。「比丘」這兩個字是印度話，是出家人受過二百五十條比丘戒的人專稱。

在這裡附帶給諸位說，和尚這兩個字在家人可以稱。你要認為出家人就是和尚，這是你不懂得這個字的意思。和尚是老師，你要在學校教書，你的學生就叫你做和尚，印度話就叫和尚，和尚是老

師，是通稱，所以「和尚」是在家、出家都可以稱，不是出家人的專稱。「法師」也是在家、出家人通稱，以世出世間法教化一切眾生的人都稱法師。直接教我的，我是他的學生，我稱他作「和尚」；他在外面教化眾生，但是沒有直接教我的，我稱他「法師」。就好像在學校裡面讀書一樣，我這個學校很大，裡面老師有一千多人，上我的課的是我的親教師，不上我的課的，他是學校的老師，我們中國習慣的稱呼就是「老師」兩個字，沒有分別。印度人有分別，沒有上過我的課的稱「法師」，上我的課的稱「和尚」，它有個親疏之別。所以要曉得，和尚、法師是出家在家都可以稱。居士可以稱和尚、可以稱法師，不能稱比丘。比丘是出家人專稱，比丘、比丘尼是專稱，不通在家的，在家人不能稱。所以和尚、法師是通稱，不是專稱，這是我們應當要曉得這個常識。現在一般人都誤會了，認為只有出家人才稱和尚、稱法師。實在講真正懂得這個意思，那稱和尚、稱法師是罵人。為什麼？他雖然出家，並沒有教化眾生，你稱他作和尚不就是罵他？稱他作法師也是罵他，沒有教化眾生。就好像雖然是個學師範的，師範畢業了，從來沒有教過一天書，你見到他，「某校長、某老師」，你不叫挖苦他嗎？所以我們要懂這個意思，那就是名與實不相符，名實相符是敬稱，名實不相符是不恭敬。

比丘有三個意思，第一個是「怖魔」的意思。這是佛在經上說的，出家人受比丘戒的時候，諸天魔王恐怖、害怕。魔王就希望他的魔子魔孫一天比一天多，他有個家族觀念，你一出家，離開，走了，他心一慌，「我的魔子魔孫又少了幾個」，心裡就很不高興。那個出家人真正的出家，你真有能力了生死、出三界，他才恐怖。你出了家，還跟在家人沒有兩樣，那個魔王看了笑一笑，「沒有關係」，為什麼？「他是裝模作樣，不是真出家的」。真出家他恐怖



，不真出家他恐怖什麼？第二是「破惡」，出家人是斷惡修善。第三是「乞士」，乞食來維持自己的生活。所以出家人不蓄資財，三衣一鉢，托鉢的，沒有資財，這是真正的出家人，真正有成就。今天的環境實在是變了，不一樣，出家人有資財，銀行裡有存款，也有房地產，所以魔王看到哈哈大笑。為什麼？他一點也不著急，決定出不去，他不會恐怖的。所以我們真正做一個出家人要記住，你要不如法修行，不能成功，是佛門的罪人。自己有了道場，要記住，組織財團法人，交給公家，自己決定不可以有。小乘經裡講「積財喪道」，決定是障礙。捨掉，你所得到的是大千世界，你所得到的是實報土、寂光淨土。你要捨不掉，你所得到的就那麼一點點大的小房子，那是你的，為什麼？你有住，你不是在。我們出家人說，我在華藏視聽圖書館，我不住華藏視聽圖書館，我一住就完了，我還能了生死、出三界？不能。我在這個地方，那無所謂，我不能住這個地方。你們大家好好的記著，如果要成就、要了生死、要做三界的主人，就要學佛「在」，不能住，凡夫才住，我們是在，而不是住。

今天到這裡把六種成就介紹出來。這六種成就，給諸位說，這是佛學常識，諸位聽了，懂得之後，將來看一切經，經前面都有這個字樣，都是這個講法，沒有什麼例外。頂多是處所不相同，查查佛學字典、查查註疏，你就懂得。下面這十二句「歎德」非常重要，也可以說整部《楞嚴經》的精華就在這十二句裡，讚歎這些大比丘們的德能，每一句話都值得我們學習。今天就講到此地。